

jing pin san wen

唐朝 丛治辰 费滢 邓诗鸿 陈丹燕

精品散文



青春 成长

《散文选刊》杂志社 编
葛毅敏 主编

西 安 出 版 社

jing pin san wen

贾平凹 梁晓声 李国文 李敖 二月河

精 品 散 文



青春 成长

《散文选刊》杂志社 编

葛毅敏 主编

西 安 出 版 社

精品散文

主 编：葛毅敏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34 号

电 话：(029)5253740 5234426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陕西宏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30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ISBN 7 - 80594 - 944 - 1/I · 113

定 价：50.00 元(全四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言

半年前，这套丛书，已经有了大致的框架。这里的框架，说的是选择文章的原则——干净、朴素、简约、内敛、宽厚、积极、润泽而饱满。

丛书的各个类别：青春成长、亲情友情、文化哲理、幽默讽刺，在选编时，尽可能开掘其内质，拓展其外延。这样，青春不再是单调的青春，亲情友情不再是狭隘的亲情友情，文化哲理、讽刺幽默也不再矫情和偏激，它们有了更大程度的兼容性。

每一篇的内容，在这里不作说明或评价。人生阅历、个人感悟的差异，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碰撞，我想尽可能减少强加给读者的个人意志。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丛书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别的选本不曾编选的，我主张耳目一新。

葛毅敏

青 春 成 长

目 录

雪儿,你在哪里……	唐 朝(1)
我在湖边的房子给你写信	黑 陶(5)
伤感的陷阱	饶 晖(7)
深夜	亚亨科·伊戈里著 王剑青译(10)
70年代生人之生长简史	庞小培(14)
米世我愿意做托斯卡纳的一棵树	陈丹燕(19)
漂泊手记	柳宗宣(22)
云是逗留者	谭延桐(28)
瓶供	吴梦川(31)
眺望一条河	晓 岸(34)
阳光走着猫步来	林 闾(38)
与才智无关	包 包(41)
神话集	熊 亮(43)

身在异乡	李 想(51)
秋夜过平川	谢宜兴(55)
少年穿过广场	徐成森(58)
纸上爱情	郭春燕(62)
独窗居闲话	培 贵(66)
茶事	习 习(69)
一路上的向日葵	阮殿文(72)
我要回家	廖 弋(76)
什么时候,我们在偷偷地老去	余炳晨(78)
摇滚青年们	周雨霏(82)
落叶	邓诗鸿(87)
秋日私语	江 伟(89)
今夜茶座	一 尘(92)
花事未了	严 莹(95)
小草正在生长,请勿打扰	丛治辰(98)
过年、写作与生命	东 紫(101)
替我写附言的女孩	马国福(104)
雨中的女人	王 童(106)
居住城市的月亮	胡 萍(109)
假如多一张船票	胡 萍(112)
暖色音乐	兰 珊(115)
日子对日记没有说再见	李 义(119)
好孩子	呼胜利(123)

遥看	段 敏(126)
打工一日	泡 沫(129)
梦里的珍藏	韩浩月(133)
等待一件外套	赵 锐(135)
一个小镇和一座城市的诗歌回忆	盘妙彬(138)
我的“素质家教”	吴南海(141)
卖瓜子的商小女	贾 柯(144)
说《丑奴儿》	陈珏炜(147)
苦爱	秋 思(150)
我从清华走过	天 蓝(152)
生活在别处	李晓君(155)
看雨	廖无益(158)
像老人一样	范晓波(161)
往事琐忆	潘乃飞(164)
平台	费 滢(168)
等待下雪	姜 桦(171)
秋风正凉	于 晨(174)
音乐开始的地方 文学带走	郑亚洪(178)
妈妈的担忧	陈 彤(183)
穿着露脐装去上课	万 燕(186)
聊天	小 茶(193)
露水里的村庄	傅 菲(199)
邻居女孩	许知远(203)

春天的约定	陈怡瑾(205)
割草的孩子	修祥明(207)
理由	方 希(210)
乡村的黄昏	陈洪全(212)
在加沙,渴望中的和平之光	王 芳(215)
却道天凉好个秋	麦 子(222)
只爱异乡人	阎 红(227)
生存的后间	马利军(231)
开花的脸	张玉真(234)
淡紫色的午后	王希希(236)
为父母流泪	李 杰(239)

雪儿,你在哪里……

唐 朝

你最初的声音,是从电话里传来的,很甜、很美。

很甜很美的声音一下子打破了那个我正好值班的午夜。

“是××杂志社吗?”

我说:“你找哪位?”

“唐朝。就是唐朝乐队的那个唐朝!”

我吃了一惊:“我就是。请问小姐是哪位?”

“我是在北京给你打的长途。我叫雪儿。请你告诉我,唐朝是你的真名吗?”

“我想是吧。”自从到××杂志社做编辑,每天都要接到好多电话,但没有问这样简单的问题的。“就问这个吗?”

“是的。我想给您写信。”当我正欲接话时,对方的电话已经挂了。

后来,我接二连三地收到雪儿的信,大都很短。第一封信是这样的:“唐朝,我是在很多报刊上知道你的。一个叫雪儿的女孩。”

第二封信：“唐朝，请你给我回信，我不是个坏女孩。雪儿。”

第三封信：“唐朝，你不给我写信，是怕我吗？我将你发表的作品剪贴在一起，你要不要看？雪儿。”

作为编辑，收到陌生读者来信，实在是太寻常的事了。收到第三封信时，我不再无动于衷，开始为她剪贴我的作品而感动，便给雪儿写了回信。

我开始真不知道这个雪儿是怎么啦。雪儿又给我回信了，用好长好长的一段话对付我的一句话。接下来是给我寄来长长短短的稿子，大都是写内心世界、少女情怀的，不很成功，但有真情。雪儿说：“我不图能发表，只想给个人看。”

我想对她说些什么，写信告诉她：“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好吗？有些话我想在电话中对你说。”

雪儿告诉我，她的电话在街头，是公用电话亭的那种。她是一个打工妹，她的老家在淮河边，她是喝饱淮河水后到北京闯荡的……

后来我知道她是一个孤儿。在淮河岸边跟着叔父撑船谋生，闯荡京城是为了检验自己有没有在大都市生存的能力。她爱唱山歌、渔歌，喜欢唐朝摇滚乐，另一个爱好就是读杂志。她说她初进京城，在皇城根下的劳务市场待了整整两天，最后去了一家书屋，替女老板卖书。

雪儿每周都给我写信，寄她的习作。她在信中对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厚厚的书，就写我自己，没准比你名气还要大。”

我说：“这绝对有可能，但雪儿，千万别太痴恋创作，尤其是现在，不可把文学当饭吃，还是找份好工作，挣些钱用吧。出门不容易！”

雪儿说,我觉得北京人挺摆架的。我认识一个常来买书的大学生,不知怎么地就喜欢上了我。后来读过我的日记,再也不见我了。那一刻,我觉得我好可怜。唐朝,你也可怜我吗?

我竟不知说什么好了。我料想,雪儿的心一定经历了许多,也许她需要我们这个社会一点儿什么?我也知道,这样拉弹簧似的交往,对她不见得有好处,于是想慢慢疏远她。

没想到,雪儿仍然一封信一个电话地和我讲着话儿:“唐朝,你在郑州还好吗?”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心绪,更为她如此大方地花钱打电话给我而倍感心酸。

雪儿,你是怎么啦?

我开始拼命地看书报,写文章,尽量不想起雪儿来。我坚信这样做不会误使雪儿的情感出什么问题。我知道,作为一个读者,雪儿是值得感谢的朋友,但也仅是朋友而已。没有理由和资本给予她过多的什么,否则会使她终究失望——我不愿这么错。

可雪儿还是一周一封信地写过来。后来,我一咬牙,告诉她,有个称我“大盗”的女孩很爱我,她不让我再给你写信了——我想给她撒个谎。

没想到雪儿马上打过来一个电话。

“告诉我,那个叫你大盗的女孩是谁?”

我说不出所以然。更为雪儿的举动吃惊。

“再不告诉我,我会到郑州去找她!”

我说:“雪儿,请你千万不要来。你的好些想法让我理解不了。你是怎么啦?”

雪儿接下来的信口气变了,语调极其温柔:“我知道我是在

蛮横不讲理，我没权利打扰你……我只希望读到你的信，听到你的声音。我太自私，想拥有你的一厢感情……”这封长达二十一页的信讲述了她的童年，早逝的父母，粗暴如牛的叔父，打工的辛酸，自己的追求，浪漫的幻想，还说想写一本书，想让我听她一生的故事……

密密麻麻的万言心声，让我读了很久，心中难受起来。也许我一开始就错了。如果当初不认真对待她，她便不会把我当成一个可靠的父兄般“知己”，便不会令她牵肠挂肚……

“唐朝，是我折磨了我自己。请别笑话我。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你。这是多么的天真幼稚。我真想到郑州去看看你，想对那个叫你太盗的女孩说，让她好好爱你……”

读完那封信，我趴在堆满稿子的办公桌上，任凭炽热的眼泪在玻璃板桌面上发凉。我知道，可能从此读不到雪儿的信，听不到那个水汪汪的声音了！雪儿，是我不小心伤害了你——但是，除此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你。

我决定到北京去看雪儿。正好我要去组稿。从北京车站下车是夜里11点45分，夜风冰凉。我开始按信封上的地址寻找雪儿，却怎么也找不到。也许雪儿的书屋大小了。偌大的北京城，一片片在我眼底移过，太阳照着我疲惫的脸。

没有找到雪儿。一晃过了六天，我又回到那张堆满文稿的桌子前正襟危坐。每有读者来信来稿，我都希望是雪儿的，总觉得欠着她一点什么。于是按原址去了一封信，被批改退回：此人已离开。雪儿，你到哪里去了呢？我相信，你会在一个很静的地方读我的这篇文章；也许你会到我所居住的这个城市来，找到我的办公室。那时，我该怎样对待你啊，雪儿！

我在湖边的房子给你写信

黑 陶

我在湖边的房子给你写信。细雨初歇的夜，太湖沿岸如血脉般密布河汊沟渠的原野，又一次沉入它永恒不变的暗黑与宁寂之中。家家户户都已闭上贴有新鲜春联的木门，只留一窗窗微小的晕黄或炽白，散落于这个亘古的夜的乡村世界。我的已经静下来的房子，同样曾经充溢着晚餐时浓浓郁郁的似酒亲情。红漆方木桌上，摆满了鱼肉碗筷醋碟和酒杯；油香热腾的厨屋内，稻草的灶焰映红面颊和墙壁，灼烫的铁锅，等待着碧绿菠菜下锅时的诱人喧响。大盆的奶白鱼汤……因兴奋而脸膛通红的孩子在桌边奔跑……鲜亮润肥的红烧肉……“再加一把火”……金黄的整鸡……簇新生动的八仙中堂画……孩子也硬要加入进来的干杯……旋响的酒液。……房子现在已经安静下来，滨太湖的乡村世界，已经沉入蒙眬的半睡眠状态。我独自走上露天的阳台，细雨之后，夹杂着草、泥、河流气息的夜晚空气湿润、冰凉，但宛然已有了一丝丝初春的味道。年初九，暗黑的旷野远处，仍有零星的焰火无声腾升，刺破夜幕，然而转瞬，一切又

复归于初。这零星的、近于虚幻的焰火，在人的感觉里，只是更加重了一种落寞和清冷——春节刚过的乡村所特有的落寞和清冷。田野以及高矮不齐的乡村屋顶上空，映出了稀疏的白米似的几粒湿星。被枯败芦苇围住的池塘，于夜色里我渐渐看清它是一面漆黑的镜子，它的内部，藏满了会弹射的虾和爱梦游的鱼。屋旁塘边的菜地，此刻我知道仍然结有断裂的薄冰。肥力很旺的菜地之上，是带着冰凌，从黑泥里跃挺出半个白胖身子的壮硕萝卜，是黑太阳般的圆扁芥菜，是疯长因此零乱的大蒜，是茂盛得如同细枝丛林的清香芫荽……原野的空气让人生寒。在房间含混的灯光下，我从弃置不用的缝纫桌上的一堆杂物里，找出了一本已残缺不全的旧杂志。我翻到的，是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献给古希腊天文学家、“地心说”论者托勒密的一首诗（译诗）。寂静的乡村深夜，纸上的几行汉字，奇异地拥有了异乎寻常的珍贵、洁净与清晰。诗是这样的——

兄弟之情

（为纪念托勒密而作）

我是人：生命短暂

而黑夜茫茫无边。

但是当我向天空仰望：

繁星在书写点点斑斑。

尽管不懂我却明白

我同样是一种字迹

而就在此时此刻

有人也想将我破译。

伤 感 的 陷 阱

饶 晖

十年前,北图的一场场电影勾勒着他的一段段青春岁月,电影成了一个温柔伤感的陷阱,让他深陷在流逝的青春往事之中。

北京图书馆原来有一家新艺电影院,是北京最早的艺术影院。所谓的艺术就是翻来覆去地放映《魂断蓝桥》或者是《鸳梦重温》,反而在馆里的影像资料室会经常放一些市面上不太常见的艺术电影录像,像《午夜牛郎》、《巴黎的最后探戈》,或者是《猎鹿人》……20世纪90年代初,在VCD、DVD流通不是那么昌盛的年代,这些电影的赫赫声名轻而易举激荡着那个时代爱好电影的大学生们,其中包括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好朋友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弹吉他,写歌,还写诗,更多的时候是想拍一部电影,拍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就是想把他自己写的歌全放到电影里去。

十年前的白颐路,从白石桥到中关村,茂盛的杨树隔出两个车道。在魏公村路口有一棵百年老树,根深叶茂,枝桠遒劲。那时

候,我跟朋友一次次骑车穿行在白颐路密匝的树影中,一次次激情昂扬地争论刚看完的电影,一次次经过魏公村那棵老树,一次次看到内急的行人冲着老树撒尿。我们也一次次感慨,一百多年了,这老树得接纳多少人的养分!

毕业之后,朋友去了深圳,当了几天记者,转行做了生意,再见他是几年之后,香格里拉的咖啡厅,他衣着翩翩,风度怡然。我听说他做得不错,家产不少。在香格里拉的咖啡厅里,他没有说任何这几年的经历,只是跟我聊一些大学生活,更多是聊一些电影的话题,好像是怕冷落了我。他中指夹着香烟,悠悠地回忆北图走廊里弥漫着消毒厕所的来苏水的味道,回忆胶底鞋走在北图光滑的地面上“咯吱咯吱”不安的声音,回忆北图影像资料室宽大的沙发,昏晦的气息。在他的讲述中,流转的岁月历历在目。他平缓语气中绵延不断的往事,落地玻璃窗外纷飞的雪花,让整个下午笼罩着浓郁的伤感气息。

自此形成了一种惯性,朋友只要到了北京,总拉着我陪他坐坐,跟我聊聊大学的生活,聊起他曾经迷恋过的女人,聊聊白颐路,聊聊北图看的电影。几乎每次话题都是重复的,几乎每次他说话的时候,都是神情迷茫,目光散乱。我知道他为什么总是跟我聊电影,十年前,北图的一场场电影勾勒着他的一段段青春岁月,电影成了一个温柔伤感的陷阱,让他深陷在流逝的青春往事之中。

我不明白的是,朋友算是个事业有成的人,为什么总是如此伤感地揪住青春的尾巴挥之不去。是不是因为生意人过于平俗的生活?我无从设想,我只知道,对于这个曾经是文艺青年的朋友来说,电影成了他日渐远去的信念,把他从平俗中提升出来,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黏稠的泥坑里提起来一样。

我已经厌倦跟朋友聊十年前的北图。我也没有耐心,也没有时间陪着朋友一次次冲击伤感的往事,于是我不太愿意再见那个朋友,他到了北京,我会设法找个借口躲过去。几次之后,朋友不再给我电话了,我也就没再见过他了。

偶然我坐车经过魏公村,还是会想起我那个朋友。整修之后的白颐路,茂盛的杨树都砍了,只剩下光秃秃的、充斥着霓虹灯的街道,不过那棵老树算是保留下来了,用铁栅栏围起来,孤零零地圈在马路中间。我想起我跟朋友的最后一次见面,在知青路一家酒吧,他跟我说要拍一个电影,专门针对在白颐路上的树丛里,度过漫长青春的各个大学的学生,包括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在青春响亮结束的时候,一群被伤感击中的人喝得烂醉,在魏公村那棵老树下集体洒了一泡尿,然后唱着罗大佑的“爱人同志”、摇摇晃晃走在那条光秃秃的公路上,走在空虚的青春之外。

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喋喋不休地跟我谈着各种关于青春往事的电影创意,然后打着酒嗝靠在知青路还没长成的小树干上,扬着手跟我道别,他语焉不详地重复着,电影结尾一定得唱罗大佑的“爱人同志”。我上车离开的时候,听见他呕吐起来,我好像看到了他脸上有眼泪。十年前,朋友总是边弹吉他,边唱“爱人同志”,一般都把自己唱得欲哭无泪:

每一次闭上眼就想起了你,你像一句美丽的口号挥不去,在这个批判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让我相信你的忠贞,爱人同志……